

唐慧琴

著

有人说，「娶妻要娶牵牛花」，这句话说的就是木庄女人；而木庄人的关系就像牵牛花蔓一样，你串着我，我串着你……

牵牛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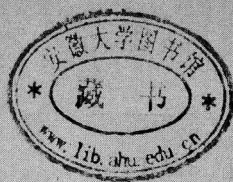
Morning glory



牽牛花

Morning glory

唐慧琴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牵牛花 / 唐慧琴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2. 3
ISBN 978-7-5411-3402-9
I. ①牵… II. ①唐 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8643 号

QIAN NIU HUA
牵 牛 花
唐慧琴 著

策划组稿 林文询
责任编辑 唐 婧 (stacey2916@sina.com)
责任校对 汪 平 文 诺
责任印制 喻 辉
封面设计 任 熙
版式设计 张 妮

出版发行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348 千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402-9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/001

上部

/155

下部

[1]

珍珍在东厢房被二哥贵生锁了整整一个月，终于服劲了。她隔着门缝朝院子里喊，二嫂，二嫂。

兰香听到喊声，扔下手里的针线跑过来。珍珍对兰香说，你去跟二哥说，我想通了。兰香有点发愣，她隔着门缝朝里看，珍珍秫秸一样地戳着。兰香冲着屋里小声地问，妹子，真想通了？

珍珍哇的一声哭了。

贵生蹲在门外的碌碡上抽烟，参谋长和台乱在街对面用坷垃块儿走六儿，翠竹抱着孩子在一边看。兰香出门就喊，贵生，贵生，咱妹子想通了！

贵生抬头一看，对面三个人都朝他这儿张望。贵生把手里的烟使劲朝碌碡上一按，瞪了兰香一眼，你胡咧咧什么？

珍珍低头坐在炕沿上。贵生黑着脸问，真想通了？珍珍点了点头。贵生冷笑说，别糊弄我。珍珍猛地站起来，从席子底下拽出一把剪刀，说，我要是想不通，早死了！珍珍挥起剪刀朝胳膊上猛地一扎！血顺着胳膊流了下来。

兰香惊呼一声，我的娘哎！跑出去了。

珍珍抬着流血的胳膊，咬着牙对贵生说，哥，信了不？

贵生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铁青着脸出去了。

兰香拿着一个马皮泡和一条白粗布进来了，兰香把马皮泡撕开一个小口，将里边黑灰的细面子撒在伤口上，用白粗布包扎起来。珍珍疼得脸上冒汗，却不吭一声。

兰香吸溜着嘴说，你这个傻闺女呀！不要怪你哥狠心，何长山要是没有老婆孩子，你哥早依你了。咱爹娘死得早，哥嫂不能眼瞅着火坑让你往下跳。

珍珍两眼直直地盯着窗外，嫂子，你别说了，我都想明白了。

台乱是村里的小广播，他的话比风还快。珍珍要寻婆家的事，很快在木庄

传开了。不出半月，珍珍的亲事就成了。参谋长保媒，男方是本村赵老呆的儿子赵大宝。赵老呆名呆人也呆，四个儿子三个随他，大宝老实木讷，说话结巴，二宝三宝从小就傻，歪瓜裂枣还不成器，二宝六岁的时候掉到井里淹死了，三宝五岁的时候突发大脑炎死了，只有四宝聪明伶俐随他娘。

珍珍要嫁给赵大宝成了木庄的大新闻。有人说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大宝捡了个大便宜。有人说，什么鲜花啊，早让何长山采了。有人说，赵大宝虽然结巴，可是头婚，娶个二茬儿有点冤。有人说，他俩是西葫芦配南瓜、破鞋配结巴，门当户对。有人想得更远，珍珍嫁大宝也就是个虚名，何长山是支书，珍珍是团支书，过不了几天，俩人就又黏糊到一块儿去了。

人们的议论五花八门，大宝娘耳朵却像是塞了棉花，她紧锣密鼓地为婚事作准备。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，她把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还卖掉了院子里的三棵大槐树。为了给新媳妇絮被子，她把冬天的棉袄棉裤都拆了。一些人背地里笑话她，娶个破鞋，还这么大张旗鼓，也不嫌丢人现眼。

珍珍与大宝结婚的吉日也是参谋长看的：庚申年六月初六。

珍珍结婚那天，四辆大马车，大红绸子的被面盖顶，走在大街上，喜庆又排场，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。

参谋长这个媒人不简单，他大名高老秋，精通周易八卦，谁家红白喜事都找他参谋，村里人都拿他当回事。

台乱这个司仪也不简单，他大名赵志勤，是大宝的本家哥哥，说话颠三倒四，好像收音机串了台。台乱在大队当广播员，是赵家出头露面的人。

珍珍本来就漂亮，穿上新衣服更像花儿一样。新媳妇三天没大小，大小辈都能闹媳妇，无论闹得深浅，珍珍都不急不恼，显得既懂事又大方。闹完了媳妇闹婆婆，一些老妯娌用锅灰把大宝娘抹成了黑脸包公，大宝娘高兴得直抹泪。

木庄的婚礼，过了下午四点，就基本算是结束了，珍珍出来上厕所，大宝娘赶紧跟在后面。

天黑以后，一群年轻人过来闹媳妇儿，让珍珍和大宝喝交杯酒。大宝心疼珍珍，要替珍珍喝。珍珍见大宝娘站在一边，就把大宝手里的酒夺过来，一口干了。小伙子们开始起哄，说晚上大宝要干重活，珍珍怕大宝喝多了干不了。

闹洞房的人走了以后，大宝娘煮了交心面端了进来。珍珍和大宝一边吃交

心面一边说笑。大宝娘从外面听了一会儿，就笑着走开了。

珍珍把空碗端进厨房，看到大宝娘在篮子里装肉。珍珍问，娘，你干啥？大宝娘说，你老秋叔今天光顾忙了，肯定没吃好饭，我去给他送点吃的。珍珍说，黑灯瞎火的，我和你一块儿去吧。大宝娘连忙说，不用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早点歇着吧。珍珍又说，那让爹和你一起去吧。大宝娘说，你爹喝酒没把门，早趴下了。

大宝娘挎着篮子出了门，珍珍快步走进新房，大宝已经躺在炕上等她了。珍珍一进屋，大宝忽地坐了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结巴着对珍珍说，咱、咱、睡觉吧……

珍珍害羞地说，等一会儿，屋里太热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大宝说，我也去。珍珍突然嘤嘤哭泣起来。大宝慌了，赶紧问，你、你咋了？珍珍一边哭一边说，你不相信我，怕我跑了。大宝尴尬地摸了摸头说，不是……我，我信你。

珍珍扭身出屋，大宝没有跟着。

珍珍到门外转了一圈儿，四下望了望，撒腿要跑，想了想又返了回来。大宝见珍珍回来，脸一下就放松了。大宝问珍珍，不是说透气，咋、咋又回、回来啦。珍珍不好意思地说，其实我不是透气，是闹肚子呢，可能喝酒多了。大宝点头说，我喝酒、多了，多了、也不好受。珍珍说着说着，就又捂着肚子说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肚子又疼了。大宝关心地说，要不，找参谋长拿点药？珍珍捂着肚子说，不用，这次多蹲一会儿。大宝说，对，把肚子里的东西拉完了，就好了。

珍珍一出门，见大宝没跟出来，撒腿就跑。跑到村东口，她把一只鞋丢在村东口，就疯了似的朝村北的文庙跑去。珍珍一口气跑到了庙后的杨树林里，刚想喘口气，一个人突然从后面搂住了她的腰，她尖叫了一声，听到何长山说，快！咱们朝北跑。

南面村里传来了狗叫声，珍珍被何长山拉着进了杨树林北面的玉米地，俩人在垄沟里向北狂奔。玉米叶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珍珍心里一阵阵恐慌，总觉得后面有人会跟着动静追过来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何长山说，长山哥，咱慢点吧，这么跑动静太大了。何长山没有停下脚步，把珍珍的手抓得更紧了，他一边跑一边说，不能慢，一慢就被动了，跑得越远咱们越安全。

不知跑了多远，也不知跑到了哪里，他们实在跑不动了，何长山拉着珍珍在玉米地里坐了下来。俩人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珍珍叫了一声长山哥，就低声啜泣起来。何长山把珍珍揽到自己的胸前说，不要怕，也不要哭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。

俩人坐了一会儿，何长山站起来，对珍珍说，你在这里别动，我出去看看到了哪里。

何长山走了几步，又返了回来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匕首，递给珍珍的手里说，你在这里千万别动，如果有人过来，你用这个防身。

何长山走一段，就用脚把垄沟边踢个坑，他怕找不到回来的路。走出这块玉米地，何长山又把地头上的两棵玉米踩倒了做记号。

半个小时后，何长山返了回来，对坐在地上的珍珍说，珍珍，赶紧起来，朝北不远就是通往伏陵的公路。

珍珍站了起来，扑通一下又摔倒了。何长山蹲下来，连声问，珍珍，你咋了？你咋了？珍珍吸溜着嘴说，长山哥，我的脚，疼死了！何长山蹲下来一摸，惊呼道，你没穿鞋！珍珍说，跑的时候怕人追，故意把一只鞋扔在了村东口，另一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。何长山把珍珍的脚拉过来，用手擦珍珍脚底的泥，珍珍疼得又叫了起来。何长山猛然想起，文庙后面的杨树林里到处都是蒺藜。何长山心疼得掉了泪，他无法想象，一个晚上，珍珍是怎么跑过来的。他喃喃地说道，你这个傻闺女呀，就不知道疼？珍珍说，跑的时候着急，不觉得疼。不跑了，反而疼起来了。

何长山把珍珍的脚轻轻地放下来，然后蹲在珍珍的前面说，趴我身上，趁现在天还没大亮，咱们尽快赶到伏陵县城。

[2]

木庄村北的文庙，供奉的是孔子的学生闵子骞。闵子骞随孔子周游列国，看到这里一马平川、地势开阔、绿树成荫，便留下来在这里讲学。为纪念这位圣贤，村人在村北修建了闵子骞庙，几千年香火不断。

“文革”时，破旧立新，外村的庙宇几乎都被拆了，只有木庄的文庙被保

留下来。文庙没有被拆，要归功于何长山娘。为了保住文庙，何长山娘带领村里的一群老太太日夜守在庙里，革命小将一到，何长山娘就指挥老太太们躺在庙前又哭又闹，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架势。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太太，打又打不得，骂又骂不得，小将们气得干瞪眼，没办法。僵持了一个月，小将们垂头丧气地撤了。

木庄由于文庙的润泽，显得人杰地灵。木庄的土地，沙性大，不耐旱，庄稼要比外村的多浇两三次水，可粮食产量却比外村一点也不少，生产队的工值也比外村高。木庄人干活舍得下力气，在生产队干活，很少磨洋工。木庄人抱团，村里人之间吵吵闹闹没事，外村人欺负木庄人就不行了。在村内吵嚷过的人，遇到外村人找碴儿，马上就会像亲兄弟似的与外村人拼命。木庄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没事不找事，有事不怕事。

“娶妻要娶牵牛花，嫁人就嫁牵牛郎”，这是方圆几十里都知道的一句话，这句话说的就是木庄人。这句话到底从何而起，谁也说不清了。可这句话的意思，木庄老少都能念叨上来：木庄的闺女像牵牛花一样漂亮，木庄的男人像牛郎一样敦厚。因了这句话，木庄的闺女一般都不愿意出村，外村的闺女们也都愿意嫁到木庄来。木庄这种进多出少的局面，让木庄的关系变得像牵牛花蔓一样，你串着我，我串着你，乡亲们之间的辈分也乱了套。木庄十字街有个供销社，是周围几个村最大的，邻村的闺女们经常到木庄的供销社买东西。淘气的娃娃们一看到外村的闺女，就跟在屁股后面喊：外村的闺女别着急，木庄的小伙等着你呢。

珍珍是木庄的一枝花。她如果不和何长山不清楚，不定有多少男人踮着脚等着娶她呢。珍珍模样俊秀，眼睛澄灵，身材高挑，不胖不瘦，能写会算，账口清楚，与她二哥不相上下，是村里少有的力量人。力量这个词分量重，一般的女子担不起。稍微过一点，就成了强势，少了女人味儿，成了半匹牛。珍珍既有男人的刚性，又不缺乏女人的柔媚。她话语不多，能说到点上，该张扬的时候，有理有节，寸步不让；该收手时，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而且收得云淡风轻、不留痕迹。

都说漂亮的女人容易遭人嫉妒，珍珍的人缘却特别好，村里的女人们都愿意围着她转。珍珍是村里有名的“八哥”，她最擅长夸人，尤其擅长夸女人和孩子。“夸人”可不是个简单事儿，不是谁都能夸的，夸不好就成了费劲不落

好，给人溜屁股沟子反被蹿了一嘴稀。有的人心嘴不一，夸得假兮兮的，就有了讽刺的意味，让听的人不舒服。珍珍夸人，夸得巧妙。比如说，她看到某家的小孩，从来不会直接去夸小孩聪明伶俐，而是摸一把小孩的头，嬉笑着说，你这个小鬼头，你这个小人精儿。“人精”这个词儿在木庄可不是贬义，它是一种迂回的赞美。被摸头的小人精儿或许并不领情，有的还会顽皮地扮个鬼脸儿或吐吐舌头，而一旁站着的大人脸上就会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为自己的孩子是“小人精儿”高兴。又比如夸一个女人长得俊，她也从不直接说俊，而是拐着弯先问人家，最近有啥好事呀？听得女人摸不着头脑，自然会说，没有呀，有啥好事呀？珍珍就说，没啥好事，为啥脸像一朵花呀？于是被夸的女子，脸就真的笑成一朵花了。虽然嘴上说，我哪像花呀？但心里花儿已经灿烂地开放了。心花一开，脸自然就显得俊俏了，于是珍珍的“夸”也就名副其实了。

珍珍会说话，处事也实在。人敬她一尺，她还人一丈。她看不惯二哥与人交往处处算计，经常给二哥擦屁股。村里谁家添了小孩，乡邻都送一升白面。别人家都是用升子随便一挖，实在点的满些，不实在的浅些。贵生却每次都要用秤称，多一两少一钱都不行。珍珍每次都和贵生抬杠，实在不听她就来硬的，等他称好了，再抓两把面按进去。贵生嘴上吵嚷，却不敢动手拉拽，他怕把面撒了。兰香和珍珍一样的脾气，她会拽住男人，示意珍珍端面出门。珍珍出门后，贵生往往会虚张声势地骂兰香几句，兰香不还口，任他骂。兰香知道，男人惹不起妹子，才把火撒在她身上。珍珍五岁的时候，爹娘都去世了，贵生对这个唯一的小妹很是疼爱。

都说“小姑子跟嫂，一辈子好不了”，珍珍跟嫂子兰香处得却跟亲姐妹似的。

一家女，百家求。珍珍这么好的姑娘，不知有多少人家想着呢。上门说亲的你来我往，没有断过。珍珍也相也看，可几年过去了，亲事却总不见成。人们都以为珍珍心高，想嫁个在外工作的人。村里要保送她上大学，她也不肯去。人们都糊涂了，这个珍珍到底想嫁个啥样的男人呢？

一次村里演电影，台乱站在何长山的后面，抽烟的时候，火柴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台乱弯腰捡火柴，意外地发现何长山拉着珍珍的手，惊得台乱目瞪口呆。台乱心里装不住事，不等电影散场就把这事广播出去了。人们一下子回过味儿来了，怪不得珍珍二十六了还不肯嫁人，原来是草帽底下扣着人呢。都说

咬人的狗不叫，看来一点不假，平时看她稳稳当当的，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，没想到私下里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

明白了真相的人们，对珍珍的看法一下由牵牛花变成了狗尾巴草。有人说她是《西游记》中的白骨精，被台乱用金箍棒一下打出了原形。有人说她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狐狸精，专门勾引男人。有人说她是《封神榜》中的妲己，把支书何长山给迷惑了。

说到何长山，人们愤怒了。珍珍勾引谁也不能勾引何长山呀。何长山是谁？一村之主、上千口子的当家人，出了这样的丑事，臊的不仅是他个人的脸，是全村人的脸。何长山的牌子倒了，木庄的气数也尽了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苗头已经显出来了：一连几个早上，好几个生产队的钟都敲迟了，虽然也就迟那么一小会儿，但别小看这一小会儿，以前这种事可从来没发生过呀。全村八个生产队的钟，虽说不是齐声敲响，但前后的时间不差几分钟。六队的钟声以前是最响亮的，这几天不知为啥，被队长李建仓敲得破音破音的。台乱也不在喇叭上乱台了，偶尔喊几句，有气无力的，像割了蛋的驴一样。三队的那匹枣红马，突然不吃食了。细心的村民还发现，文庙前的牵牛花也不如往年开得稠，小喇叭张得也不如往年大……一连串不好的事都扎堆了，显然不是好兆头呀！社员们都人心惶惶的，虽然还是和往常一样到地里干活，但好像少了那么一股子劲头儿，相互之间打闹少了，偶尔议论几句，也都小心翼翼的。社员们的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慌。上千口人的吃喝拉撒，都是何长山管着。别人出了事，还有后路，还有人兜着，张三不行，换李四，李四不行，再换王二麻子。何长山出事了，谁来管？谁来兜？木庄除了何长山，谁还有本事收这个坡？何长山年龄虽然不大，可他是木庄的顶梁柱，木庄的主心骨。

母狗不撒尿，公狗上不去。人们都骂王珍珍毁了木庄的大好前程。

不知是谁，晚上在珍珍家的门口，偷偷挂了一只破鞋，臊得贵生和兰香好几天没有出门。

[3]

何长山的一个战友在伏陵县的供销社上班。前几天，他偷偷去过一次，说

过一段时间，他带老婆到伏陵县城找一个中医看病，可能要到战友家里麻烦几天。战友很热情，说，战友如兄弟，我家就是你家，说麻烦可就见外了。

何长山虽说提前打点过了，但珍珍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她问，大风知道你这个战友不？会不会找到这里来？何长山说，大风不知道，这个战友转业到了伏陵，老家不在本地。

到了战友家的门口，何长山要敲门。珍珍说，你先放我下来，让人家看到多不好意思。何长山放下珍珍，扭头一看，愣了！珍珍光着脚，头上沾满了玉米缨子，脸上、脖子上都是玉米叶子的划痕。珍珍也在看着何长山发呆，何长山的衣服被露水打湿透了，脏兮兮的衬衫贴在身上，头发乱蓬蓬的像个逃犯。这个时候，天已经大亮，他们这个样子，到大街上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，说不定很快就会被小分队和警察带走盘问，到时候麻烦就大了。何长山急得转来转去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正当他们进退两难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。战友看到站在门口的何长山和珍珍，吓了一跳，张大嘴连连问道，长山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

何长山只好指着珍珍对战友介绍说，这是你嫂子。战友上下打量珍珍，眼里露出疑惑之色。何长山装出倒霉的样子说，遇到抢劫的了。

战友看了何长山一眼，让他们进门。珍珍扶着何长山的胳膊，拼命忍住脚下的疼痛，才挪到了战友家的堂屋里。战友的老婆听到动静起来了，她看到坐在堂屋里的何长山和珍珍，先是惊讶，接着就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他们。何长山尴尬地做着解释，因为看病想赶早，所以夜里起身赶路，没想到半路遇到抢劫的了。妇女家胆小，没经过事儿，跑的时候把鞋丢了。

何长山的谎话编得还算圆满，但战友的老婆显然不相信，她的目光像刀子一样，在珍珍的脸上划来划去。战友的老婆瞪着眼瞅了他们一会儿，勉强问候了一句，起身朝里屋去了。

战友让何长山跟他到另外一个房间。关上门，战友对何长山严肃地说，老实说，外面那个女人是谁？何长山强撑着说，你嫂子。战友上去给了何长山一拳，别胡说了，以为我是瞎子啊，生了俩娃的嫂子，能有这么水灵？何长山低头不语。战友急了，快说呀，从哪里拐来的小姑娘？何长山横下心来，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。战友听完，指点着何长山数落，完了，完了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小子这么聪明，怎么也犯了作风错误？拐骗良家妇女，这要被抓住

了，是要坐牢的。

何长山恳求战友说，看在兄弟一场的分上，你就收留我们一天，天一黑我们就走。战友叹了口气说，好吧，我去跟你弟妹说说情，她是人民教师，最容不得这个。

战友出去了，不一会儿从另外一个屋里传出了争吵声。

何长山和珍珍坐在堂屋，像受刑的犯人，屋里的争吵像鞭子一样，抽打在他们脸上。

战友从屋里出来，表情尴尬地说，别和你弟妹一般见识，她脾气不好。

珍珍连忙说，没事，没事。

战友喊老婆出来做饭，老婆从里屋走出来，瞪了一眼珍珍和何长山，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没有侍候流氓破鞋的义务。

战友气得和老婆瞪眼吵架，被何长山劝住了。战友从屋里拿出一包饼干，让何长山和珍珍吃，他们怎么能吃得下呢。

三个人在屋里坐着，气氛尴尬而沉闷。七点的时候，战友说到单位请个假，就出去了。珍珍盼着战友的老婆也去上班，可八点多了，战友的老婆也没出来。后来珍珍看见墙上的月份牌，这一天是星期日。珍珍明白了，战友并不是去请假，而是躲出去了。

何长山涎着脸向战友的老婆要了一根针，他要为珍珍挑脚上的蒺藜刺。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家里，搬着脚丫子挑刺，怎么好意思？珍珍说什么也不肯，她说自己不疼，能忍住。何长山瞪眼说，听话！

珍珍脚上的蒺藜刺比针尖还小，钻进肉里几乎看不到。何长山一个大男人，拙手笨脚，一点不得要领。珍珍只好接过针，自己挑了起来。她看到刺就用两个手指头在刺的两边使劲按，让有刺的地方鼓出来，然后用针尖把刺挑得露出头，再用指甲把刺揪出来。刺挑完了，珍珍的额头冒了一层汗。

战友的老婆在里屋不住地指桑骂槐。战友的老婆是人民教师，但骂起人来却一点不含蓄，比村里的泼妇骂得还难听。好几次何长山忍不住，站起来要走，都被珍珍死死按住了。珍珍低声对何长山说，长山哥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何长山叹口气说，我一个男人家没什么，我不愿意让你受委屈。珍珍流着眼泪说，我没事，关键是你，你一定要忍住，别当回事。

好不容易熬到天黑，战友从外面回来了。他为难地说，长山，对不起，如

果是正牌的嫂子来，住一年两年，我也没二话。可是这样的私奔，我不能收留，请你谅解。

何长山说，别说了，我都懂，谢谢你收留了我们一天。不过还得麻烦你一下，把弟妹的旧衣服给找两件，珍珍穿着新媳妇的衣服太扎眼了。

战友把老婆的一件旧褂子和一双旧鞋拿出来，让珍珍换上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战友又偷偷塞给了何长山十元钱。

从战友家出来，何长山带着珍珍来到了伏陵县城的大街上。一天一宿了，没吃饭没合眼，他们又累又饿。想买点东西吃，可是，百货公司都关门了。走遍了整个县城，才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个卖烧饼的，何长山一块钱买了十个烧饼。珍珍吃了两个就说吃饱了，何长山吃了三个，肚子还是饿。就是把剩下的烧饼全吃了，也填不饱他的肚子。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他没带粮票，只带着五十元钱，那是家里一半的积蓄。何长山忍着饿，把剩下的五个烧饼留下了，他得为下顿饭着想。

现在是六月天，何长山一个大男人，随便到哪儿一骨碌就是一宿。可是带着珍珍就不行了，万一被巡逻小分队看见就麻烦了。

他们找到县招待所，没有大队的介绍信，招待所不让住。何长山给服务员说好话，希望能通融一宿。服务员瞅着珍珍看，珍珍心里一阵发慌，拽起何长山就走，一边走一边故意大声说，天这么热，咱到哪儿也能凑合一宿，省下钱回家给孩子买烧饼吃。

何长山的心情非常沮丧，他自以为考虑周密，没想到出来以后，寸步难行。原来计划带着珍珍去山西投奔一个战友，现在他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渺茫，有点不切合实际。伏陵战友和老婆的态度，让何长山对去山西失去了信心。山西的战友，在部队和他关系最铁，他有把握战友会实心帮他，但他老婆呢？能容他们吗？会不会和伏陵战友的老婆一样，也让他们倒着出门呢？这种可能性太大了。他内心很清楚，他和珍珍的关系，是遭人唾弃的，不被人理解的。今天在战友家的遭遇，让他刻骨铭心！在别人眼里，珍珍一文不值，可在他何长山眼里，珍珍却是宝贝！他不想再让珍珍受半点委屈。山西不同于伏陵，路途遥远，七八百里的路程，光火车票就几十元。万一战友那里待不下去，回来的路费也不够了，他们就只能困在那里了。

何长山和珍珍在伏陵县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何长山把所有的亲戚

朋友都想遍了，觉得到哪儿都不合适。何长山抬头望天，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，像他杂乱的思绪。他无奈地叹息，天下这么大，却没有他容身的地方。

何长山和珍珍在伏陵游荡了两天，也没有找到容身的地方。白天他们躲到城外的树林里，饿了啃个烧饼，渴了喝口凉水，天黑了才敢到县城广场的大榕树下迷糊一会儿。

晚上，广场上放露天电影，激烈的枪声让何长山有点恐慌，好像子弹是朝他这个方向打来的。这样的感觉让何长山有点恼火，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什么事儿让他怕过。电影演的是《地道战》，这是何长山最爱看的电影，每一句台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，每一个画面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当他看到电影上的游击队员在地道里穿梭时，脑海里突然一亮，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！

[4]

长山娘是个厉害人，年纪轻轻守了寡，却在村里不受气。没理的事她不做，得理她也不让人。对外她活得理直气壮，在家里也是绝对的权威。俩孩子的婚事，都是她做的主。

闺女长岭嫁到了柳村，公公在山西煤矿当工人，家里光景不错，一旧一新两处宅院，新房四梁八柱，卧砖到顶，旧院长着十几棵一搂粗的大槐树。唯一不好的是，女婿一见生人就说不成话。说亲的时候，长岭嫌女婿太老实，对这门亲事不满意，娘一句“老实人可靠”就把婚事给定了。长岭在炕上躺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没拗过娘，乖乖嫁了。

长山的媳妇大风也是娘挑的，大风是东面佟家铺的，俩村的地就隔着一条道。长山娘和大风是在地里干活时认识的。长山娘一眼就相中了大风，拐弯抹角问了大风的生辰八字，偷偷找参谋长算了算。参谋长说，大风命中多子，娶了她人丁兴旺。长山娘一听，赶紧托媒人去说。当时何长山在部队当兵，正赶上回家探亲，长山娘原以为大风模样俊俏，何长山肯定满意，没想到俩人见面谈话后，何长山却说和大风没话说，让娘推了。

婚事不是媒人上赶着提的，是自己托人说的，按理说，只许人家女方不愿意，不许自己这一方说不。长山娘暗暗盘算，但愿大风也看不中长山，她就有

台阶下了。谁知大风一眼就相中了何长山，长山娘就没了退路。她只能给儿子做工作，说大风人是人样是样，这样的媳妇上哪里找去？何长山说，我和她没共同语言。娘数落他，当了几天兵，拽什么洋词。你姐和你姐夫也没多少话说，还不照样生了俩孩子。

何长山和娘讲不清道理，就提前回部队了。何长山以为，自己抬脚一走，婚事自然就吹了。没想到，俩月后，娘带着大风竟然找到部队上来了。娘和大风都不识字，不知道俩人是怎么找来的。娘拿着何长山写给家里的信，得意地说，鼻子底下有嘴，我哪儿也能去！

战友们见大风长得俊俏，都羡慕何长山有福气。长山娘见战友们都说大风俊，底气更足了。为了把婚事凑成，长山娘撒谎说，长山回家探亲的时候，已经把亲事定了，她还把大风给长山绣的枕头和鞋垫拿出来让战友们看。何长山急了，辩解说，娘糊涂了，我压根儿就没同意这门亲事。长山娘马上反驳，娘糊涂了，千里迢迢的，还能找到部队上来？当时何长山正准备提干，战友们以为何长山马上要提干了，想当陈世美甩了农村的对象，都对他不满，平时你小子看着挺仗义的，怎么这么不地道？人家闺女找部队上了，还有老娘作证，怎么不认账了呢？这么好的媳妇，你就是提干了，配你也绰绰有余。何长山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，他干脆躲起来，不见大风。长山娘就去找部队领导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让领导为她做主。部队领导找何长山谈话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，命令他在部队马上把婚事办了。何长山死活不答应，领导一怒之下，不光取消了他的提干资格，还让他提前复员回家。

长山娘找领导的目的是想逼着儿子和大风结婚，没想到毁了儿子的前程。她心里后悔得要死，但嘴上却不说软话。见大风说后悔来部队了，反而安慰大风说，其实她不想让何长山提干，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怕儿子提干了留在外地，以后老了指望不上。长山娘嘴上这么说，但临回家的那天晚上，她还是偷偷去找了部队领导，问事情还能挽回不？领导告诉她，部队上的决定不是儿戏，不可能更改。一瓢水泼地上了，她也只好打掉牙朝肚子里咽了。

从部队回来后，何长山和娘较起了劲，无论娘怎么说，他都不答应娶大风。他赌气说，就是娶个瞎子聋子，也不要大风。长山娘这辈子，最不怕的就是别人威胁她，她是吃软不吃硬的人，如果用好话哄她，她可能转个弯，如果拿大话吓她激她，她拼到死也不回心。长山娘也撂了一句狠话，这辈子，除了

大风谁也进不了我何家的门！

长山娘说到做到，她不管何长山同意不同意，就开始张罗婚事。长山的大伯何老钟是村里的支书，怕万一侄子不去娶亲，让乡亲们看了大笑话，就劝长山娘再好好想想。长山娘说，你当大伯的，只管操心婚礼怎么办好就行了，别的事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就不信他能翻了天！

长山娘搬来好多人来说儿子，何长山一直不松口。娶亲的前一天晚上，长山娘端着一碗卤水，走到何长山跟前，咬牙说，小子，明天是办红事还是白事，就凭你一句话！

何长山吓坏了，他了解娘的脾气，说到就能做到，只好妥协了。

[5]

大风是家里的老大，人长得欢眉大眼，性格却很倔犟。什么话从她嘴里说出来都硬邦邦的，好像在和谁抬杠一样。爹娘都看不上她，骂她最多，也不让她上学，把她当牛一样使唤，下面的弟弟妹妹，都是她抱大的。她还是家里的主要劳力，在生产队干活的工分和男劳力一样。因为能干又长得漂亮，说媒的很多，都被娘以各种理由推了。大风心里明白，娘是不舍得她这个好劳力。眼看快三十了，她的婚事还没有影儿。如果再耽搁上两年，就更寻不下好人家了。大风心里着急，嘴上却不好说出来，只好找碴儿和娘置气。高兴的时候，到生产队上工，不高兴的时候，就故意说身体有病，在家躺着。娘看实在留不住她了，也就松了口。可是，婆家说了一箩筐，相看的对象也不少，却没有一个对眼的。一晃又一年过去了，亲事还是没有影儿。媒人们都嫌她挑剔，很少登门了。娘也着了急，劝她，差不多算了吧，一个庄稼人，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，寻个能吃饭干活的就行了。她拧着脖子和娘抬杠，驴还能吃能干呢！娘见做不了她的主，干脆对她的婚事不理不睬了。

正当大风为婚事发愁时，有人给她提何长山。都说木庄的男人长得俊，大风相看了两个木庄的对象，觉得也就那么回事，没想到一见何长山，她信了这句话。何长山身材挺拔，五官端正，军装上的三块红，衬得他洒脱精神。当一身军装的何长山直溜溜地站在大风面前时，她的心猛然动了一下！暗暗对自己